

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 陈文新

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流派研究

刘良明 黎晓莲 朱殊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张清明 胡德坤

主 任 陈广胜

副 主 任 陈文新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秀英 王法敏 尹富 孙玉明

孙东临 刘少安 刘玉湘 刘良明

刘保昌 乔惟德 严红 余传棚

余来明 宋玲玲 李建平 陈广胜

陈文新 陈顺智 张蕊青 柯青

段超 陶佳珞 陶洪蕴 夏武全

谢湘 雷喜梅 熊礼汇 薛勤

《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 总摇摇序

出版一套卓有建树的丛书，这是每个丛书主编的愿望。这一愿望是否能够实现，我以为，取决于对三个层面关系的处理，即在社会需要、圈内交流和学者个人兴趣之间，能否取得协调和互补。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积累了一些体会，愿借此机会求教于学界前辈和各位同仁。

任何学术活动都不可能脱离社会需要而存在。不被社会需要所认可的学术活动，一方面是社会意义的丧失，另一方面是自身发展活力的丧失。从这样一个角度，我们可以说，衡量一种学术研究的价值，其标准之一是它对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明确了这一点，再来讨论社会需要的不同种类，对不同学科的定位就会更加合理一些。比如，经济学参与国家的经济建设，法学参与国家的法制建设，现实生活对这一类学科的需要是一般人也能理解的。一般人所忽略或未能充分理解的是现实生活对古代史、古代哲学和古代文学这一类学科的需求程度。造成这种忽略或理解之不充分的主要原因是对社会需要的理解过于简单、肤浅和狭隘。社会需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应用型的需要。在一个科技进步、商业繁荣的时代，高度的工业化和商业化所引发的道德危机、心理危机，不仅会造成诸多人格的病态发展，而且会造成社会各方面利益的剧烈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读一点《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读一点《史记》、《汉书》，读一点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涵泳古代的人文智慧，不仅可以充实我们

的心灵，陶冶我们的性情，丰富我们的人生，对于正确处理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无疑也是有裨益的。这是一种显层次的需要，当然值得重视；另一种需要是隐层次的，非应用型的，在我看来更值得重视。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其历史还不长，西方走在前面，中国走在后面。一个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其是否兴旺发达取决于凝聚力的强弱。而所谓凝聚力，是以现代民族文化为其核心的。在建设现代民族文化的过程中，重新体验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创造性地加以阐释，使之成为现代民族文化的重要精神资源，这是 20 世纪的重大课题，是足以让古代文学研究者感到自豪和任重道远的课题。《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即旨在满足这一层次的社会需要，旨在为现代民族文化添砖加瓦。这一愿望尽管有些奢侈，却是促使我们潜心于学术的基本动力。

学术研究的基本特征是其学术性。没有学术性，就不能算是学术研究。从这个角度看，所有学科，不仅是人文学科，都在一定程度上属于象牙塔里的学问，它首先必须在专家圈内流通。同行专家对一项学术成果的认可，并不取决于它对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而更看重下述两个方面：其一，这一成果是否严守学术规范；其二，这一成果是否为学科专业提供了新的内容。符合这两个标准，它就是好的成果；不符合这两个标准，就不是好的成果，甚至不是成果。以学术性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可以负责任地说，我们是努力以创新为目标，并严守学术规范的。1995 年 10 月，我们以这一课题申报首批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在申报表中，我们指出：

“ 1. 流派研究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就个案研究而言，与流派相关的研究成果，不乏举足轻重之作，如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蒋寅大历诗派研究、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等。但应该指出，这些学者的宗旨主

要不是为了总结流派理论，而是系统钩稽与作者经历、作品版本、情节本事相关的资料，对作品的思想倾向和艺术得失作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所以，尽管这些成果分量厚重，但从总结流派理论的角度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此外，学术界花较多精力认真考察过的流派，其涵盖面尚嫌狭窄，还存在着广阔的有待开拓的研究领域。我们选择《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作为课题，旨在以作家作品研究为基础而又超越作家作品研究，尽可能全面地观照中国古代文学流派，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在系统性和理论深度方面取得进展，为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成长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圆援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流派众多，其形成过程和命名方式不尽相同。或以朝代年号命名，或以作家姓名命名，或以地域命名，或以社团命名，或以风格命名，或以总集命名，或以题材命名，或以社会阶层命名，或以理论主张命名。《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的课题设计，尊重约定俗成的用法，不强求命名方式的统一性，但仍有相对一致的衡估标准。其基本思路是：从总体上论述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的对象、特征、意义及其他相关问题；选择中国文学史上影响较大而学术界又研究较少或我们认为还有必要继续研究的文学流派作为系统研究的对象，如诗中的玄言诗派、宫体诗派、格调派、神韵派，词中的浙西派、阳羡派、常州派，散文中的台阁派、秦汉派、唐宋派、桐城派、湘乡派，小说中的历史演义、英侠传奇、神魔小说、人情小说等^①，从流派的形成、发展和特征入手，考察流派与思潮、流派与地域、流

^① 本课题不拟研究中国古代的戏曲流派，如元代杂剧中的文采派、本色派，明清传奇中的吴江派、临川派、昆山派、苏州派等，其原因在于，戏曲流派并非纯粹的文学流派，它同时也是或基本上也是艺术流派。对戏曲流派的研究，不仅涉及到文学世界，而且涉及到艺术世界（如表演体系等）。鉴于这一事实，本课题涵盖的文体包括诗、文、词、小说，不包括戏曲。

派与社团、流派与题材等关系，对其文化含蕴和审美祈向作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我们认为，尽管‘严格意义上的流派成熟于明代’的说法不无道理，但约定俗成意义上的流派则是伴随着文学的独立而出现的。约定俗成并非清晰的理论界定，但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元素，它在本质上是合乎逻辑的，具有某种程度的必然性、规律性。我们的目的就是充分揭示其蕴含，发现流派演变中许多问题的关键，总结和发展体系化、规范化的流派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深化对相关作家作品的认识。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有选择地引进西方理论，以提高我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又不能削足适履，生搬硬套；既重视对作家作品的考察，又不局限于作家作品考察；将理论与实证研究有机结合，融会贯通，以期取得重大学术成果。”

上述断言和设想，正如我在《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一书的《结束语》中所说，“还需稍加补充说明”，并不完全妥当。但我们对创新性的重视和追求，毫无疑问已明白表达出来，并在整个研究和撰稿过程中，成为我们基本的原则之一。对于学术规范的恪守，也是丛书各位作者的共同信念。

学术研究经常是一种个体劳动。个体劳动的方式容易导致以个人兴趣为中心。也就是说，某一学者在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式和研究课题时，既不是从社会需要出发，也不是从专家圈内的交流出发，其立足点是自身的兴趣和爱好。这一类型的研究经常受到非议，因为学术研究的私人化可能导致学术自闭症。正是鉴于这一可能的弊端，程千帆先生多次强调，即使是研究古代的学术，也要关心现实社会和当代文化，要“预流”。这一告诫无疑是中肯的。但问题不必绝对化。“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人类的心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一个学者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做研究，其终点也许恰好与圈内交流和社会需要相衔接。所以程千帆先生又说：“学术研究如陈寅老说要预流，这只是一方面，也有

通过自己的专业，对于新兴的学科有所贡献者。如潘重规先生，他是季刚先生音韵、训诂学的传人，但他接触敦煌学，发现敦煌的俗字非错字，就是对于敦煌学的贡献。”（见蒋寅、巩本栋、张伯伟《书绅录》）学术研究的个体性不一定与社会需要和圈内交流相矛盾。我们这套丛书的选题设计也可以证明这一立论。比如，熊礼汇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散文研究，已出版《先唐散文艺术论》等获得学界好评的专著，《明清散文流派研究》是他个人科研计划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陈顺智教授于 1995 年出版《魏晋玄学与六朝文学》，《东晋玄言诗派研究》是与之衔接的后续成果；刘良明教授于 1995 年出版《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晚清小说理论流派研究》是其前期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孙东临（石观海）教授的宫体诗派研究、乔惟德教授的神韵派研究、余传棚教授的唐宋词流派研究和我的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也都是各自长期关注的领域。所以，尽管《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从立项的时间看只进行了不到五年，但因为前期积累较多，自信不属于急就章一类。这是我们感到颇为欣慰的。在诸多丛中，我们这套丛书既是一个相互之间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又充分尊重各位学者的个人兴趣，应该算是一个特点。

《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是《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的导论，由我执笔，原拟附在丛书各册之前，因篇幅较长，改为单独印行。1995 年我曾出版《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一书，可以说，流派研究很早便进入了我的学术视野。但系统地思考和阐释中国古代的流派理论并以此为基点考察种种流派问题，却是 1995 年以来的事。限于学力，一定会有种种缺憾，恳请读者和方家指正。

《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项目的研究工作得到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部、武汉大学人文学院、武汉大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部

门和诸多师友的支持和帮助，熊礼汇、孙东临、陈顺智、乔惟德、刘良明、余传棚等先生为丛书的撰写付出了辛勤劳动，谨在此致以由衷的感谢！在项目成果的发表过程中，我们先后得到《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社会科学研究》、《学术研究》、《文学评论丛刊》、《红楼梦学刊》、《社会科学辑刊》、《社会科学战线》、《山东社会科学》、《江汉论坛》、《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求是学刊》、《学术论坛》、《明清小说研究》、《齐鲁学刊》、《东方丛刊》、《贵州社会科学》、《中南民族大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人文论丛》、《南昌大学学报》、《杭州师院学报》、《贵州文史丛刊》、《蒲松龄研究》、《三峡大学学报》、《忻州师院学报》、《洛阳师院学报》、《孝感学院学报》、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等刊物的支持和帮助，亦一并致谢！

陈文新

二〇〇三年 圆月 愿日于武汉大学

目摇摇录

绪论关于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流派研究的思考	员
第一章传统评点序说派	愿
摇摇第一节摇《红楼梦》评说	愿
摇摇第二节摇《聊斋志异》、《儒林外史》 与《金瓶梅》评说	猿
摇摇第三节摇其他小说作品的评说	缘
第二章译介欧美西籍派	远
摇摇第一节摇洋务运动与近代小说理论批评的新变	远
摇摇第二节摇译介欧美西籍小说的巨擘林纾	猿
摇摇第三节摇将西方美学引入中国小说评论的 先行者王国维	愿
摇摇第四节摇其他欧美小说译介者	圆
第三章“新小说”派	愿
摇摇第一节摇梁启超首倡“新小说”	愿
摇摇第二节摇夏曾佑关于小说原理的探索	源
摇摇第三节摇狄葆贤与陶祐曾的小说理论	猿
摇摇第四节摇谴责小说作家的小说理论主张	猿
第四章资产阶级革命派	愿

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流派研究

摇摇第一节摇徐念慈与黄人的小说理论	圆园
摇摇第二节摇黄小配弟兄的小说理论	圆苑
摇摇第三节摇王钟麒与陆绍明	圆园
摇摇第四节摇其他资产阶级革命派小说理论家	圆员
第五章摇理论研究派	圆苑
摇摇第一节摇邱炜萼的《客云庐小说话》	圆苑
摇摇第二节摇管达如的《说小说》	圆怨
摇摇第三节摇吕思勉的《小说丛话》	圆缘
主要参考书目	圆苑
后摇摇记	圆愿
《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总跋	圆园

绪摇摇头论

关于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流派研究的思考

本书是关于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流派研究的专著。

在文学史研究中，学者们一般把近代文学纳入古代文学的范围，游国恩先生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说明》里曾指出：“本书叙述上古至‘五四’运动以前的文学，即通常所说的古典文学部分。”其书第九编即以“近代文学——晚清至‘五四’的文学”标目^①。因此本书的内容也属于古代文学研究的范围。至于中国“近代”的起迄时限，学术界大都以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和 1919 年“五四”运动作为标志。笔者对以上两点都是同意的。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学者也把与近代大体相当的这一时段称为“晚清”或“清末民初”。称“晚清”者大概着眼于这一时段的大部分时间（近 70 余年），中国仍属古代最后一个王朝——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清王朝灭亡以后只有短短不足八年。“清末民初”更点明了这一时代前后不同的社会形态特征。

不过，社会历史纷繁复杂，而且不断地发展向前。因此，我们研究的对象常常逸出时代的界限。如在 19 世纪，先后有两部《晚清小说史》问世。讨论晚清小说，当然少不了名作《孽海花》。这部小说第一回发表于 1905 年，最后一回发表于 1906 年，其间相距 1 年。《晚清小说史》之一的作者也不得不承认，

^① 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第一册《说明》第 8 页，又第四册《目录》第 1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 1 月版。

小说创作的最后阶段，“早已越出了晚清的历史界限，甚至也越过了以1911年为终点的‘近代文学’的范围了。”^①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只能为研究对象划定大致的畛域。因此，本书中的“近代”与有些研究者笔下的“晚清”或“清末民初”大体相当。书名标称“晚清”或“清末民初”也未尝不可。只是其中有些内容毕竟发生在清王朝灭亡以后，称之为“近代”更为恰切。而且，笔者认为，中国近代是一个承先启后、急剧转变的过渡时代，近代前期文学（包括本书主要讨论的小说理论批评）大体上仍然保留着古代的传统面貌，而近代后期文学则向着现代文学转化，为了突出这种过渡与转化的特征，本书书名不标“晚清”、“清末民初”而标近代。

以“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流派”研究标于书名的著作，目前似乎见得不多，但涉及这方面内容的论著却看到不少。为了对这一课题有所深入，在研究过程中，笔者研读了一些前修时贤的著作及相关资料，深感以往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同时，也觉得有些困惑尚未消除。严家炎先生曾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前言》里指出：“自阿英《晚清小说史》以来，国内外近现代小说史研究已经有了一批成果。但整个看来，这种研究尚处于草创阶段。已有的成果虽为新的研究提供了初步基础，却也有明显不足：或格局太窄小，或材料不翔实，或政治偏见严重。”^②小说理论批评史是小说史的一个分支，因此笔者基本上认同严先生的判断。由于本书的研究重点所在，这里主要谈谈与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流派研究相关的问题。

论及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流派，首先涉及的问题是，当时的小

① 欧阳健：《晚清小说史》第1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② 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前言》第1页，陈平原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说理论批评家应该划分为哪些流派？其次则是为什么划分这些流派？即划分流派的依据。此前，不少研究者在划分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流派时，往往只划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或资产阶级维新派）与资产阶级革命派两派，将诸多见解各异的小说理论批评家分别纳入这两派里。这样划分，看起来两大阵线，营垒分明，却暴露出研究者囿于传统思维定势所导致的格局狭小、政治偏见局限两大问题。由于前面一个原因，研究者往往无视或遗落了一些重要派别的思想资料；由于后面一个原因，研究者往往以简单的政治派别的划分取代小说理论家文学理论批评属性的准确定位，产生了一些不符合文学理论规律的弊端。

我们首先讨论第一个问题。有些研究者由于学术视野不够开阔，他们对于近代小说评点序说派^①的轻忽或遗漏是颇为明显的。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以明清的小说评点为大宗。从明代中后期到清代前中期，以李贽、叶昼、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等评点大家为代表的小说评点派在小说理论批评领域作出了极其卓越的贡献，取得了十分丰硕的理论成果，在小说理论批评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小说评点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传统。虽然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由于外来文化的影响改变了历史发展的惯性，出版机构在刊行小说时，删去评点而加之以“新式标点”，小说评点的传统被人为地割断了数十年^②。然而，由于它植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厚沃土，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因而其影响一直不绝如缕，并且

① 此为笔者所定派别名称，详下文。

② 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经胡适倡导和帮助，上海亚东图书馆陆续整理印行了《儒林外史》、《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多种古代小说作品。整理这些小说作品时，删去了明清人们的评点和序言，正文分段排印，加上新式标点，正文前还有胡适等人所写的考证或序言。这一做法开风气之先，此后的许多出版社都加以仿效，删去评点，只印小说正文遂成为通例。

在中断数十年后又焕发了青春。从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起，人们重新认识了小说评点的不朽价值，高度评价了明清小说评点家的理论贡献与历史地位。不仅当代的文学理论批评史家把它作为建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的重要理论材料^①，当代的美学史家也把它作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②；甚至当代的文学理论家也把它作为构建中国叙事学的重要基础^③。还有的出版社极为重视评点方法的重大意义，策划出版名著评点系列，“作为再倡中国传统评点方法的实践”^④，将传统的评点方式施于古代小说作品。这些事实都有力地证明了评点作为一种富于中国传统特色的重要理论批评方式不可磨灭的独特影响和旺盛的活力——处于历史的逆境时，它可能暂时被压抑得难以抬头，但一遇时机，它依然会顽强地重放光彩。

近代时期，以小说评点为主，以古代历来沿用的序跋、笔记等形式为辅，评论小说的风气仍然非常盛行。这些对小说作品的评点序说继明清之后，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应可独立

① 参见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1992 年版）等文学批评史著作。又王先需与周伟民、陈谦豫、陈洪、刘良明、方正耀、王汝梅等多家都有小说理论批评史著作先后面世。

② 参见叶朗：《中国小说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③ 参见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杨义：《杨义文存》第一卷《中国叙事学》，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前者引用小说评点资料甚多。后者除专列《评点家篇第五》外，也在其他篇章中引用小说评点资料。

④ 参见漓江出版社 1995 年版《古典文学名著评点系列》总序《再倡中国传统评点方法》（聂震宁撰），笔者已见此系列中面世作品有王蒙评点《红楼梦》，李国文评点《三国演义》，高晓声评点《三言精华》。《总序》中谓还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镜花缘》、《二拍精华》等书亦拟出版评点本（或已经出版而笔者囿于见闻，未能得知）。又 1993 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陈美林评点的《新批儒林外史》。此外，还有出版社拟出版（或已出版）其他小说作品的评点本，不一而足。

为一个理论批评流派，我们可称之为评点序说派。这个流派的结果在古代长篇小说最杰出的作品《红楼梦》的评论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早在近代初期，别号“读花人”的小说理论批评家涂瀛于 1844 年就刊行了《红楼梦论赞》^①。它的主体包含有《贾宝玉赞》、《林黛玉赞》、《薛宝钗赞》等人物赞 苑源篇。此处的“赞”是一种古已有之的文体。南朝齐梁间的文论家刘勰的《文心雕龙·颂赞》篇说，“赞者，明也”，它“义兼美恶”，用以说明人物或事物的性质与特征。因此，这些“赞”文实际上是 苑源则篇幅短小、精警深刻的人物论。显然，它也是一种极富传统特色的小说批评文体。

《红楼梦》评点里有名的王希廉、张新之、姚燮“三家评”中，王希廉评成书早于近代。张新之、姚燮两家评则成书于近代初期，刊刻于光绪十年（1884 年），流传颇为广泛，影响较为深远，但其中值得表彰的小说理论批评成果不甚显著。而近代初期，浙江海宁文士陈其泰所作《桐花凤阁评 红楼梦》虽当时未能刊刻行世，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才由当代学者根据稿本辑录出版^②，但其理论价值反在张新之、姚燮二家之上，如其一百四回总评从创作心理角度考察作者的著书动机，就继承了屈原、司马迁等先贤的“发愤著书”理论而又有所发展。

由于明清两代评点讨论小说的风气极为盛行，又因为《红楼梦》成书后影响深远，不仅汉族的人们热情地阅读评论它，在近代道光末年，还出现了一位评点《红楼梦》的蒙古族评论家哈斯宝。这位熟悉汉族文化典籍，热爱《红楼梦》且精于小

① 见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 1 页～10 页，北京，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② 参见刘操南辑：《桐花凤阁评 红楼梦 辑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说评点的蒙古族理论家，以宝玉和黛玉的爱情为主要线索，将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节译为四十回蒙古文本《新译红楼梦》，并逐回写了回批，还在译本卷首写有《序》、《读法》，卷后写有《总录》等评论文字^①。直至近代后期的 1909 年，还有著名学者王伯沆开笔评点《红楼梦》。他先后研读原作 4 遍，用五色笔写下批语 4000 余条，全部评点工作持续了 4 年，堪称一往情深^②。除《红楼梦》外，近代的小说理论批评家对其他不少优秀小说作品也进行了精辟的评点论说。其中如但明伦的《聊斋志异》评点，天目山樵张文虎的《儒林外史》评点，文龙的《金瓶梅》评点也是这一时期小说评点的上乘之作。即使在近代后期，国人广受欧风美雨吹拂后，仍有小说评点问世，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刊行的燕南尚生《新评 水浒传》^③。虽然他称《水浒传》为“祖国第一政治小说”，并将《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与卢梭、孟德斯鸠、拿破仑、华盛顿、克林威尔、西乡隆盛、黄宗羲、查嗣庭等他所赞扬的大政治家、思想家相提并论，甚至说施耐庵“无师承，无依赖，独能发绝妙政治学于诸贤圣豪杰之先”，而贬斥大评点家金圣叹为“奴隶根性太深之人”，指责金氏“任意以文法之起承转合、理弊功效批评之”，使《水浒传》横遭“厉劫”。然究其实，燕南尚生自己仍然袭用了金氏评点《水浒传》时创立的《读法》等批评形式，而易之以《新或问》、《命名释义》等名目，堪称“旧瓶装新酒”的典型。

① 参见亦邻真译：《新译红楼梦回批》，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② 见王伯沆：《王伯沆 红楼梦 批语校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

③ 参见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第 1 卷 1-10 页，北京，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由于对小说施以评点序说的传统影响极大，因此除了专门的小说理论家进行小说评点序说外，近代许多小说作家在进行小说创作的同时，也往往以评点序说方式来诠释自己的作品。他们不一定属于评点序说派，但他们对小说的评点序说仍为这一派别扩大了影响。小说家评点序说自己的小说作品，古已有之。晚明通俗小说大家冯梦龙就曾化名为所作“三言”各写过一篇序言，又为《古今小说》作过评点，惟其评点颇为简短。而近代小说家评点序说自己的作品时，则有较为细致的，如刘鹗为所作《老残游记》写过《自序》，其文继承发愤著书的传统时，将“发愤”具体化为“哭泣”，感时伤世，悲天悯人，真实地道出了刘鹗创作《老残游记》的动机^①。故此历来都引起研究者的重视，胡适与阿英曾据以阐明作者的思想见解，夏志清更以此将作者拟于杜甫^②，可见其价值之重要。刘鹗也为《老残游记》作过评点^③。如第十六回自评揭发清官的罪恶，刘鹗自负其前所未有的，常为研究者所引用，又如第十五回自评涉及到作者关于小说创作艺术的匠心，却似为研究者所忽略。

当时不少小说家也与刘鹗相似，如吴趼人曾为自己所写《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两晋演义》、《发财秘诀》等书作评；李伯元则为自己所写的《海天鸿雪记》等书作评；曾朴还为其所译俄《九十三年》（按：即法国作家雨果《九三年》）作评；甚至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将古代小说视为“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的梁启超写作《新中国未来记》

① 刘鹗：《老残游记 自序》，见刘德隆、朱禧、刘德平编：《刘鹗及老残游记 资料》第 7 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② 参阅胡适：《老残游记 序》；阿英：《关于老残游记》；夏志清：《老残游记 新论》；均见于《刘鹗及老残游记 资料》。

③ 刘鹗：《老残游记 自评》，见《刘鹗及老残游记 资料》第 7 页。